

元以来西藏地方与
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

(3)

中国藏学出版社

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
档案史料汇编

第三册

中国藏学研究中心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合编
西藏自治区档案馆
四川省档案馆

中国藏学出版社

《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 档案史料汇编》

第三册勘误表

页码	行数	误	正
740	16	本人将军	本大将军
744	17	如蒙难验收	如蒙验收
746	4	不也敢犯边	不敢犯边
750	13	感激得和很	感激得很
785	1	仿照比例	仿照此例
815	倒 5	官拨房户	官拨房产
829	2	布拉宫	布达拉宫
857	3	军极大臣	军机大臣
949	10	尚未据	尚未据
1014	倒 3	盘距藏地	盘踞藏地
1029	1	特权妄为	恃权妄为
1053	5	奕诉	奕訢
1067	11	非我听能	非我所能
1071	17	受人以柄	授人以柄
1094	18	大吉领	大吉岭
1104	9	藏兵距守	藏兵踞守
1126	16	心服威悦	心服感悦
1128	7	与定约背弛	与定约背驰
1159	倒 1	札营处所	扎营处所

1160	2	仍札对邦	仍扎对邦
1182	20	特意不慈	恃意不慈
1209	4	诸莫利山	诸莫拉利山
1225	1	竭诚开导	竭诚开导
1231	7	怀疑扞格	怀疑扞格
1248	11	彼相此持	彼此相持

朱批：好。知道了。

(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)

901 福康安等奏遵旨详查许银赎地事折

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二月二十二日

臣福康安、惠龄跪奏，为钦奉谕旨，详查据实具奏事。

窃查许银赎地，致贼匪借辞构衅实情，及严讯保泰、雅满泰隐匿不奏缘由，节经恭折奏闻在案。兹奉谕旨：前此巴忠等许银说和一事，阿旺簇尔提穆甫经到藏，即有见闻，保泰、雅满泰何得诿为不知，乃始终隐匿不奏，是何意见？令其据实登答具奏。至此事起衅缘由，总由巴忠与噶布伦丹津班珠尔、玉陀，私向廓尔喀许银赎地，以致此次贼匪得以借口。巴忠甫闻此信，即投河自尽，明系畏罪情急。经朕令军机大臣询问罗卜藏根敦札克巴，并节次谕令鄂辉等查询，虽已一一具悉，但巴忠与噶布伦究系如何定义，向廓尔喀如何措词许给银两、赎回边界被占之地，必须详细查明，得其底里。著福康安再行详加体访，务得此事确情，据实具奏，然后能成案定局，不可颛预也。等因。钦此。

查许银说和一事，保泰、雅满泰本有所闻，而接到廓尔喀来禀，陈诉讲和退地之事，何以复向噶布伦等查询，明系自相矛盾。臣福康安在前藏时，曾经反复驳诘，始自认心存徇隐。兹复奉旨，以阿旺簇尔提穆甫经到藏，即知此事，保泰、雅满泰亦必详知原委，乃竟无一字奏及，是何意见？而贼匪前遣两人来藏索银，何以亦未具奏？一经圣明指出其明知不奏之罪，更属百喙难辞。臣等已遵旨行知额尔登保，令其再提保泰、雅满泰严切讯问，看其如何登答，另行具奏。

至巴忠办理此事，种种谬妄，一切擅专，且能通晓番语，与丹津班珠尔等通同作弊，事所必有。该噶布伦等前往讲和时，所许银两数目，亦必系巴忠私与定义。其时贼匪正在聂拉木占据，索要赎地银两甚多，并欲永远按年给付。丹津班珠尔等以聂拉木等处出息甚

微，尚不肯如数应允，正在与贼匪讲论间，而巴忠催和甚急，令其速行完结，并云业经奏明大皇帝，以唐古特已与廓尔喀说和，此时不即讲和，必获重罪，尔等若再行推诿，定即正法示众。等语。丹津班珠尔等见巴忠催逼严急，始行许给三百元宝，定议付给三年，写立合同为据。是此事总由巴忠主持，授意丹津班珠尔等办理。又复催迫讲和，赎回侵占之地，以致此次贼匪得以借口，实已毫无疑义。伏读御制诗有云：巴忠通番语讲和，乃作伪于此事。原委情形，实已洞烛无遗。恭诵至斯，曷胜钦服。除俟贼匪送出丹津班珠尔等，再行质讯外，谨将遵旨体访情形，据实奏闻。

至鄂辉、成德与巴忠办理此事，既系巴忠一人作主，而其前奏折内一同认罪，并未明晰声叙，以见其不肯诿罪他人，诚如圣谕，殊属可鄙可笑。俟臣等面见鄂辉等询问后，再行复奏，合并声明，伏乞皇上睿鉴。谨奏。

朱批：已有旨了。

（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）

902 福康安等奏后藏地方宁谧扎什伦布寺 现在整修情形折

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二月二十九日

臣福康安、惠龄跪奏，为察看后藏地方宁谧情形，及札什伦布庙宇金塔现在修整缘由，恭折奏闻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等于十七日自前藏起程，二十二日行至朗噶，将筹办各事宜，奏蒙圣鉴。所有经过沿途地方，寨落相望，寺庙多系依山建盖。喇嘛及番民人等，闻臣等经过，欢迎夹道，察看情形，极为宁谧。自朗噶以西，计行山路三百余里，山势不甚高大。至江孜地方，村寨较大，番民稠密。该处地当孔道，为前后藏屏蔽，与帕克哩、定结、杏沙喀尔达、绒辖等处隘口，均属相通。上年贼匪由撒迦、春队至后藏，未至江孜抢掠，是以地方尚属繁庶。由江孜向西北行三百余里，于

二十七日行抵后藏。该处东北南三面距山甚近，北面山势较高，东面有河一道，惟西面地稍平衍。上年贼匪即由西南一路前来滋扰，并无险隘可以堵御。札什伦布庙宇在北面山坡建盖，徐南鹏所守之营官寨，在札什伦布东北里许土冈之上，寨房虽小，尚得地势，曾被贼匪攻扰数次，竟能固守。札什伦布之南约及二里，均系民居寨落，未被贼匪焚毁。惟番民等避贼远去，逃散甚多；嗣因后藏一带传染出痘，一时未敢遽归，半存空寨。在福康安到前藏时，即行出示晓谕，并飭令岁琿堪布及后藏营官、第巴等，查明人户，招集回寨，及时耕种，贸易营生，俾农商各归本业。兹臣等察看札什伦布番民多已回寨，田地亦有翻犁者，近日痘症时气渐觉稍减，街市贸易均已如旧，堪以仰慰圣怀。

至札什伦布庙宇，臣等一到后藏，即至庙内叩谒圣容，亲赴各处查看，并向岁琿堪布详悉询问。上年贼匪扰至后藏时，班禅额尔德尼当于八月十六日起程，将珠宝细软物件带赴前藏。仲巴呼图克图押带班禅额尔德尼所有旧物及金银衣服绸缎等项，装载二百三十三捆，用牛驮载，搬运过河，至东北山后，由托布吉雅至洞喀尔寺内藏匿。札什伦布喇嘛三千余名，俱已逃散。贼匪一至庙内，玛木萨野即在班禅额尔德尼坐静房内居住（朱批：可恶。此贼必生致解京方好。）大小头人分据各处，将庙内物件及塔上镶嵌肆行劫掠，金银佛像抢去大半，（朱批：造罪。）镀金铜物及装金木胎佛像，亦间有被毁者。惟各佛殿镀金铜瓦并未拆动，房间门窗墙壁损坏亦属无多。其札什伦布后层佛楼五处，供奉历辈班禅额尔德尼金塔三座，并班禅额尔德尼住房、经堂，皆在其上。金塔外用木板围护，木板外包银皮，镶嵌珠宝、珊瑚、松石，背后一面则系镏金铜皮包裹。塔前各有供器一份，俱系金银铸造。贼匪滋扰时，东首系第十一辈^①班禅额尔德尼塔座，因楼门锁固，有贼匪二人登梯上房，从天窗越进，失足跌下，绊在石狮及贮净水缸上，连毙二命，贼匪心怀畏惧，是以此塔及塔前供器均未被掠。中间系第十二辈^②班禅额尔德尼塔座，

镶嵌银皮，间段起去，尚未全损。其西首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塔座内中金塔，有木板围护，尚未损动，而外面银皮，全行起下，镶嵌供器抢掠无存，较之前两塔，外皮残毁特甚。臣等查贼匪越墙攘窃，实有跌毙二命之事，即以第十一辈^③班禅额尔德尼护法默佑，尚有显应。兹复闻前辈班禅额尔德尼供塔楼上，于贼匪未到二十日前，针落如雨，绕塔皆遍，扫积成堆，预为塔座残毁之兆，（朱批：亦奇。）尤属灵异。臣等在前藏时，曾向班禅额尔德尼随从喇嘛等确切询访，质之岁琿堪布，亦称实有其事，所言似属可信。现在庙宇佛像，业已庄严修整，两座金塔外皮镶嵌，亦经岁琿堪布购买镶嵌饰物，雇觅工匠整理。逃散之喇嘛人等，除出痘身故及避痘远赴山僻寺庙住者一千余名外，其余陆续回寺，均得安禅栖止，梵诵如常。

至仲巴呼图克图运出之各项物件，闻贼退去，俱已带回。除将四十余捆送至前藏，交班禅额尔德尼收存外，其余均交岁琿堪布逐一点明，并无遗失。所有存留庙内物件，贼匪志在劫掠，无论物之贵贱，全被抢去。因所抢牛支不多，难以全行运回。复将塔上镀金铜片，及法器、铜壶、铁锅、坐褥、帷幔等粗重物件毁弃，未经掠去。其所遗镶嵌一小匣，经仲巴呼图克图于粗重物件内寻得，必系贼匪抢掠时，将剥落饰物及碎小珠宝检拾窃取，惟恐同伙知觉，私藏粗重物件之内，旋因匆匆窜逸，未及带回，实无捏饰别情。臣等逐加点验，俱系碎小珠宝、珊瑚、松石及细碎麸金五十一两二钱，别无贵重之物。谨将原物开具清单，一并恭呈御览。

再，查头辈班禅额尔德尼传留紫色石一块，镌刻梵字，此石名为诺尔布桑珀勒，坚润光莹，不似石质，亦经贼匪遗弃，于庙外树林内寻获。相传此石为镇山旧物，以石之去留，卜庙之兴废。当贼匪滋扰之后，此石仍未遗失，后藏僧俗人等皆言佛力呵护，庙宇复兴，实为吉祥嘉兆，因此人心益加镇定。虽所言难于尽信，然近年藏内多故，黄教之盛，稍逊往时，仰赖圣主护持佛法，卫藏辑宁，从此黄教振兴，定卜由衰而盛。前蒙训示，及此益见气数循环，实有至理，

臣等曷胜钦服，欣忭之至。

所有行抵后藏，详加察看各情形，理合恭折具奏，伏乞皇上睿鉴。谨奏。

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三日奉朱批：知道了。钦此。

（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）

①②③ 原文如此。

903 諭内阁命和琳赴藏协同鄂辉办事

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二月三十日

三十日己巳，内阁奉諭旨：昨曾降諭旨令鄂辉回前藏办事，俟剿灭廓尔喀事竣后，著成德协同办理。但鄂辉为人懦弱，成德性复粗率，二人均不能胜任。和琳人尚细心，著即驰驿赴藏，协同鄂辉办事。

（一史馆藏内阁汉文起居注）

904 福康安等遵旨查复班禅金册已失折

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三月二十六日

臣福康安、惠龄跪奏，为遵旨查奏事。

窃臣等奉到諭旨：前据鄂辉奏，前辈班禅进京时，恩赏玉印、金册，询之岁琿堪布，据称：玉印系班禅随身带往前藏，其金册一分，向来供奉经楼，即班禅节次出门，并不带往，现在查看无存，业已专札询问跟随班禅赴前藏之巴勒丹藏布，是否将金册随身带往。等语。金册既系向来供奉经楼，班禅额尔德尼移往前藏时，只将玉印随身带往。经鄂辉询问岁琿堪布，所有经楼上衣物，尽行失去，金册亦已无存，自必为廓尔喀贼匪窃去，虽据鄂辉专札询问巴勒丹藏布，是否将金册带往，尚未复奏。著福康安详细询之岁琿堪布，金册究竟现在何处？若果被贼窃去，当告知达赖喇嘛、班禅额尔德尼，此

项失去金册，大皇帝另当赏给一分，尊藏札什伦布，以示卫护黄教之意。等因。钦此。

臣等到后藏时，查看札什伦布，即将钦赐册印现在是否尊藏，向岁琿堪布查询；复寄信班禅额尔德尼及伊亲随喇嘛等询问查对。兹据班禅额尔德尼及伊亲随喇嘛巴勒丹藏布等寄复，与岁琿堪布所言均属相符。敬查十二辈^①班禅额尔德尼尊藏金册、金印一分，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入觐，蒙恩特赏玉册、玉印。上年班禅额尔德尼移驻前藏时，将金印、玉印随身请往，金册、玉册供奉经楼，匆促未及请至前藏，及贼匪退回，查点经楼各物，尽已抢掠无存，金册、玉册亦经失去。旋在经楼旁屋内，于贼匪遗弃粗重褥垫氍毹等物件中寻获玉册，并未损坏，现仍在原处供奉。是玉册系贼匪等偷窃，惟恐同伙知觉，与零星珠石镶嵌等件俱藏在粗重物件之内，贼目带领贼匪匆匆退回，未及携带；惟金册被贼掠去。前经鄂辉查奏，只称玉印请至前藏，惟金册被窃，未将金印、玉册并未遗失缘由详细声叙。今臣等既已查明，即遵旨寄知达赖喇嘛、班禅额尔德尼，此次失去金册，大皇帝另为赏给一分，尊藏札什伦布，俾敬悉圣主卫护黄教之意，共知感戴。至贼匪侵扰时遗下什物，俱系零星珠石，不尽系塔上装饰。前已将贼匪遗弃各物，开具清单呈览，并将遗弃各物实情，据实具奏。

所有遵旨查询班禅额尔德尼册印缘由，恭折复奏，伏乞皇上睿鉴。谨奏。

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奉朱批：览。钦此。

（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）

① 原文如此。

905 福康安奏查处噶伦索诺木札什情形片

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四月二十五日

再，查噶布伦索诺木札什在聂拉木军营怠惰偷安，并未认真出力，遇事每多迟误，经鄂辉、成德查明具报前来。臣等复加查察，与鄂辉等所报无异。窃以唐古特素习疲玩，臣福康安到藏后，力加整饬，渐知悛改。今当军兴之际，此等怠玩之噶布伦，未便姑容，致有贻误。臣等当将索诺木札什革去噶布伦，仍令催办粮运，效力赎罪，以示惩戒。（朱批：是。）其有奋勉出力者，臣等即优加奖赏，用彰激劝，庶使番众等知感知畏，痛改积习，于军务差遣，方不致再有玩误。至索诺木札什所遗之缺，已行令鄂辉、俟和琳到来，与达赖喇嘛公同商酌，于出力番目内秉公拣选，奏请补授。谨奏。

朱批：览。

（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）

906 鄂辉奏德尔格等处土兵先后到藏 达赖喇嘛班禅赐赏情形折

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闰四月初十日

奴才鄂辉跪奏，为德尔格、绰斯甲、三杂谷等处土兵，前后到藏，按起即赴军营起程日期，恭折奏请圣鉴事。

窃照索伦官兵陆续抵藏，先经奴才等照料赴营，于四月十七日恭折奏闻在案。嗣准大将军公福札会，现在统师剿贼，亟需兵力到营，以资调遣，随专差员弁迎赴前途，催令趲程行走。兹查游击关联升等，带领头起德尔格土兵一千名，于闰四月初四、初五两日，均抵前藏；重庆镇总兵袁国璜，统领二、三起绰斯甲、三杂谷土兵二千名，亦于初六、初八等日先后到齐。奴才查点土兵等，悉皆精壮勇健。该镇等统领，系由草地行走，途中俱各清吉。奴才查此项土兵，前经署督臣孙士毅派调之时，均系给发长行脚价，令其自备乌拉来藏，并将口粮等项发至前藏而止。奴才随令前藏管站知县蒋曾煌，查明该兵等应领口粮，按日起支，并传知前站，照例一体给发。惟伊等所带乌拉牛马，因骑驮日久，疲毙颇多，当此需兵紧要，未便因其

自备乌拉，稍涉拘泥，转致行程迟缓。该兵等所带牛马内，量其可用者，仍即按站给予脚价；其缺乏不足用者，即自前藏拨给乌拉牛只，以便驮载口粮、行李，俾利遄行。随令游击关联升，带领头起德尔格土兵，于初六日自前藏启行。总兵袁国璜，仍统领二、三起绰斯甲等处土兵，于初八、初十等日分起前进。既经添换乌拉牛马，更可加紧趲行，早到军营听候调遣。

土兵等素来敬奉佛教，于到藏后叩见达赖喇嘛、班禅额尔德尼，顶礼虔肃，甚属至诚。经达赖喇嘛、班禅额尔德尼赏给头人等银两、氍毹、食物，又分赏各兵每名银一两，护身佛一尊，章噶一个。奴才亦各酌赏布疋、烟、茶、羊只等物，以示鼓励。该兵等无不踊跃欢呼，咸称：我等仰沐大皇帝深恩，毫无出力报效之处，兹因派赴西藏剿贼，得以瞻仰活佛，实为生平至幸，惟有赶赴大营，随同大将军打仗立功，以图仰报。察其情状，实属鼓舞欢欣，自可期其奋勇得力。

所有奴才照料各土兵自藏赴营缘由，理合恭折具奏，伏乞皇上睿鉴。谨奏。

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初四日奉朱批：览。钦此。

（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）

907 福康安等奏克复济咙情形折

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五月十一日

臣福康安、海兰察、惠龄跪奏，为大兵克复济咙，痛歼贼众，恭折奏闻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等于初七、初八等日，攻克擦木要隘，及在玛噶尔辖尔甲山梁打仗杀贼，追至帮杏各情形，节经具奏在案。臣等进兵以来，仰借天威，连得胜仗。贼匪当屡败之余，业已闻风胆落，阳布援兵不能一时赶到，必须乘胜直前，迅攻济咙，庶可一鼓克复，不致久延时日。初九日踩探道路，察看形势。查得济咙官寨，高大宽广，原在山冈上砌筑石墙甚坚，贼匪复周围迭〔叠〕石为垒，高及二丈，密排鹿

角桩木，为守御之计。又在官寨西北临河，砌大碉一座，直通官寨，为取水之地。官寨东北，在石上砌大碉一座，倚石为固。官寨东南山梁甚陡，另砌石碉一座。贼匪分据险要，负隅固守。山下喇嘛寺与石碉斜对，亦有贼匪占据。臣等屡奉训谕，务令加意慎重，断不可越过济咙别寻问道。而官寨层碉高耸，形势险固，各处碉卡贼匪又可互相援应，共成犄角之势。臣等再四筹思，应于进攻官寨时，分遣兵丁攻扑，使之处处受敌，彼此不能相顾，（朱批：此筹是极。）将各碉卡贼匪歼除净尽，然后并注官寨一处，贼匪势孤，自必立时溃散。因令巴图鲁、侍卫、章京、将领、屯弁等，各督官兵，分路攻取。派巴颜泰、巴颜察、萨宁阿、长春等，往攻临河碉座；桑吉斯塔尔、克色保、筹保巴哈、张占魁等，往攻石礮碉座；哲森保、墨尔根保、翁果尔海、阿哈保、纳丹保、德尔克依雅尔哈善、富永、刘怀仁，金川屯备散秩大臣衔木塔尔巴底、土弁占布木巴旺、土弁阿达革布什杂、土弁索诺木敦珠等，四面往攻山梁上碉座；蒙兴保、绰尔浑、额尔金保扎保德宁等，攻取喇嘛寺；阿满泰、额尔登保、珠尔杭阿、吹扎布、温春、哲克温保、张志林，屯土备弁木泰尔、色穆哩雍中等往攻官寨；臣福康安带领乌什哈达、安禄、定西鼐、克升额、永善、张芝元、达音泰，巴塘副土司成勒、春丕勒等相机调度，督催各路攻取官寨；臣惠龄带兵往来策应；其山麓稍平之地，臣海兰察率同台斐英阿、德楞泰、阿木尔塔、阿纳保、鄂尼保、巴津达尔等，带领索伦骑兵分为两翼，以备截杀逸匪。（朱批：布置均合宜，有何可说。）分派各队已定。

惟查通往各碉卡之路，皆距官寨不远，若贼匪据高望见，枪炮可及，因潜于初十日丑刻发兵，（朱批：好）令各路同时并进。哲森保等抢上东南山梁，贼匪在碉内死守，我兵奋勇攻围，争先上碉，贼始拼命扑出。臣海兰察率领台斐英阿等带兵复往来冲击，杀贼甚多，我兵即将山梁占据，蒙兴保等亦同时攻得喇嘛寺。巴颜泰等进至临河碉下，贼匪因系取水要隘，恐官兵断其水道，抵御甚坚，枪毙贼匪多人，尚敢抗拒。随将攻克山梁兵丁撤下，添往协攻，并用炮轰击碉

座，塌去一角，贼匪纷纷跳下大河淹毙，登岸逃逸者，俱被索伦骑兵截杀。（朱批：快意。）其石礮碉座，距官寨较近，桑吉斯塔尔等带兵攻扑，抛入火弹，焚毁上两层，将贼匪焚毙。惟下层周围皆系整块巨石，高宽数丈，官兵攀援登礮，（朱批：可怜可嘉。）而石块陡滑，不能即上。贼匪犹藏匿碉座下层，向外放枪，实属恟不畏死。火力延烧，直至日暮，始行烧塌，仅剩贼匪二名，冒火窜出，即被拿获。其派攻官寨之阿满泰等，进扑数次，未能得手，随焚烧寨下房屋，火光烛天，乘势进攻，官寨贼匪见我兵奋勇直前，枪箭如雨，在石垒内站立不定，俱退至寨内，放枪头〔投〕石，抵死守御。（朱批：可恶。）复令各路官兵，全行撤至官寨，并力进攻，（朱批：好。）并于临河碉座及贼匪砌碉大石上设炮，对官寨炮眼并了望窗内两面轰入；另缚大木为梯，令屯兵等蚁附而登，将官寨外石垒拆毁，而寨墙甚坚，不能即时摧破。自丑刻进兵，直至戌刻，我兵攻战一日，人人鼓勇，午后密雨半日，官兵冒雨攻围，倍加振奋，（朱批：可嘉之至，直欲堕泪。）并未稍形疲乏。天色向暮，雨益倾注，本应令各兵略为休息，但当屡胜之后，正应乘此锐气，将济咙立时克复，未便予贼以修备之暇。因复催兵连夜进攻，至亥刻将官寨东北隅攻破。西南一面，俱系石崖，贼匪滚山逃窜，我兵尽力穷追，痛加截杀。

此次打攻，共杀贼六百四十七名，呈验首级内，大小头目七名。其投河落崖及在碉寨内伤毙不及割取首级者，尚不在此数内。拿获活贼一百二十三名；派兵搜山，又搜获逃匿活贼七十五名，讯非紧要之犯，酌留五名备讯路径，其余均即正法。

伏查擦木至济咙地方，扼塞险要，贼匪自上年占据屯聚，备御甚坚。臣等带兵前来，察看情形，势须迅速进兵，方可连夺要隘，一举收复，不能待后起兵丁到来始行进剿。是以就现带索伦、达呼尔屯土各兵，奋勇直前，于四日内痛歼贼众，连战皆捷，将擦木至济咙边界克复。此皆仰赖我皇上先机指示，以济咙为进兵正路，应将济咙先行收复，大兵直捣阳布，方无后顾之虞。睿训周详，臣等得以钦

遵办理，迅奏捷音，曷胜欣感欣幸之至。

再，查济泷西南热索桥，相距八十里，即系贼境。臣等虽已克复济咙，但尚系西藏地方。现在查探道路，整顿兵力，即行设法夺桥，进攻贼境。并严催后起德尔格、绰斯甲、三杂谷等处兵丁，迅速前来，即行带领进剿，直趋阳布。其军火、弓箭、饷银等项，虽不能待川省运来者应用，亦须将臣福康安在藏购办铅药、炮位、粮石，（朱批：今至军营否？）及带来弓箭运到济咙。（朱批：惠龄可即回催。）

所有臣等带兵克复济咙边界缘由，敬谨缮折，迅速驰奏，伏乞皇上睿鉴。谨奏。

朱批：以手加额叩天恩。欣慰览之，余有旨谕。

（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）

908 和琳奏拟送七世班禅回扎什伦布 以利后藏军务折

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五月二十九日

奴才和琳跪奏，为拟将班禅额尔德尼送回扎什伦布，以便统属，有裨军务，仰祈圣训事。

查班禅额尔德尼移驻前藏已经十月之久，其扎什伦布庙宇，去岁虽经贼匪滋扰，经福康安查明，并未过于残毁，均已修理完整，附近番民亦皆复出等情，奏明圣鉴在案。奴才抵藏后，福康安曾与奴才札商，现在后藏军〔运〕送军火军粮等项，岁率堪布一人未能统摄番众，似应将班禅额尔德尼送回住锡，俾得董率办理。奴才因彼时前后藏地方尚有痘症传染，是以未即奏请。今月余以来，查看气候已正，且福康安收复济咙后，卫藏僧俗人心牢固，靡不鼓舞欢欣。班禅额尔德尼年纪虽幼，素为后藏番民悦服。今正当大军深入，应付乌拉、督运粮饷军火万紧之时，如班禅额尔德尼回至扎什伦布，自比堪布呼应较灵，实属两有裨益。

查鄂辉现在宗喀一带，催办粮饷，前藏为东西台站总汇之地，

迩来甫得疏通，源源转运，不日续调官兵陆续到来，均需料理。奴才未能遽离前藏，自应俟鄂辉转回，方可遵旨前往济咙以内查催。今奴才奏请将班禅额尔德尼送回后藏，如蒙俞允之时，适值鄂辉回藏，则奴才可以顺便带领同往，设鄂辉尚且不能遽回，自应派委妥委员护送。查前藏总理道倭什布，人极精细明白，遇事亦有斟酌，自前藏至后藏沿途台站，均系该道分辖，可否即令倭什布护送前往之处，恭候命下遵行。为此谨奏请旨。

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：好。知道了。钦此。

（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）

909 福康安等奏报廓尔喀乞降及 追查沙玛尔巴死因等折

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六月十八日

臣福康安、海兰察跪奏，为接到拉特纳巴都尔乞降来禀，严行饬驳，恭折奏闻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等攻克东觉、雅尔赛拉、博尔东拉等处，于初九日追至雍雅地方，暂休兵力缘由，业经恭折具奏在案。兹于十五日，据贼酋拉特纳巴都尔将上年在聂拉木裹去之兵丁王刚、第巴塘迈及丹津班珠尔跟役多尔济诺尔布、第巴跟役果几四人送出，贼酋有呈递臣福康安禀一件，又呈递官员官兵禀一件。译出来禀阅看，大意以廓尔喀与唐古特素相和好，所有诱执兵丁、噶布伦及抢掠后藏，皆由沙玛尔巴主持唆使。奉到前檄，正拟将沙玛尔巴缚献，已于五月十五日病毙，是以将王刚等送出，禀知此事，恳求大皇帝施恩赦宥。如蒙允准，再遣大头人来营吁恳，听候臣福康安如何指示，无不遵依。其呈递官员官兵之禀，词意亦复相同。惟唐古特不照合同一节，因前已严檄饬驳，不敢再向臣福康安禀及，只于呈递官员官兵禀内略提一语，以见其侵掠后藏，事出有因。种种卸罪巧言，实为狡诈。

其所禀沙玛尔巴病毙日期，适在大兵收复济咙以后，尤属可

疑。若非贼匪不敢献出，致死灭口，即系护其助恶党羽，私行蔽匿，诡称已伏冥诛。讯之兵丁王刚、第巴塘迈，金供：沙玛尔巴于五月十五日身死，十八日经贼目达萨尔约同丹津班珠尔、札什敦珠布及兵丁王刚等四名，前往神塔庙内验看明白，实系沙玛尔巴尸身，右眼下有痣一颗，痣上生毛，左手背面当食指之下偏右有瘰子一点为据，通身青紫，因天暑渐已发变。等语。诘以沙玛尔巴尸身既属青紫，自系服毒身死，复据塘迈供称：沙玛尔巴于本年二月二十五、六间，得有腹泻呕吐口疮病症，我是知道的，后来是否服毒，没有听见人说，况毒死的尸身，作何看法，我实在不能懂得。反复研诘，坚供如前。但思兵丁等拘留阳布一年，被贼匪监禁，即见过沙玛尔巴两面，恐未必记忆真切；丹津班珠尔、札什敦珠布、第巴塘迈等久在贼中，均恐与贼匪串通一气，附会其说，所言殊不足凭。即日拿获丹津班珠尔及贼中大头目，并跟随沙玛尔巴之人，自毋难得其真伪。

至贼匪屡次败衄，自知灭亡在即，心怀震恐，是以此次来禀，备述乾隆五十四年遣人进京纳贡，渥荷恩施，至今顶感，欲借为乞降地步，并于官员官兵前递禀恳求，其畏惧情形，即此可见。然贼匪于五月十八日已得攻克济咙之信，二十八日缮具禀信，至本月初二日方令王刚等起程。计算日期，必系闻知大兵深入贼境，已将热索桥、协布鲁攻克，料难抵御，定计恳求；而又令该兵等沿途逗遛，于攻克东觉后送出，是其游移观望，诡谲异常，屡试兵威，始觉十分畏惧，断不便遽行准降。且赏呈禀帖，仅令兵丁、第巴等前来投递，并未专遣廓尔喀大头人来营。而禀内祇系妄想乞降，尚未自行认罪，（朱批：可恶之极。）又无贼酋等来吁恳之语，希冀如上次鄂辉等将就了事，可谓无知已极。

臣等详察情形，此时即诱令来降，乘势擒缚，亦不可用好言招致，（朱批：是。）仍当严行檄谕，逐层指驳，绝其妄想，揭其隐衷，使贼酋贼目等震慑兵威，不敢再存幸免之心，转可坚其归诚之意。若果贼酋及大头人等亲自来营，即当设法俘擒，解京办理。现在休息